

新
惊悚六计
第4辑③

SHENGE
TUCHUN

盛行于校园和写字楼的热门恐怖故事

深夜涂唇

佚名著
鱼悠若编

博集天卷
CS-BOOK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SHENYE
TUCHUN

深夜涂唇

盛行于校园和写字楼的热门恐怖故事

佚名著
鱼悠若编

博集天卷
CS-BOOK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深夜涂唇/佚名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1.8

(新惊魂六计. 第4辑; 3)

ISBN 978-7-5399-4654-2

I. ①深…; II. ①佚…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
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58656号

新惊魂六计·深夜涂唇

作 者: 佚 名

编 者: 鱼悠若

责任编辑: 刘 霁

监 制: 蔡明菲

策划编辑: 柳 易

文案编辑: 鹿慢慢

封面设计: 荆棘设计 张 雪

版式设计: 崔振江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 1092 1/32

字 数: 657千字

印 张: 28.5

版 次: 2011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99-465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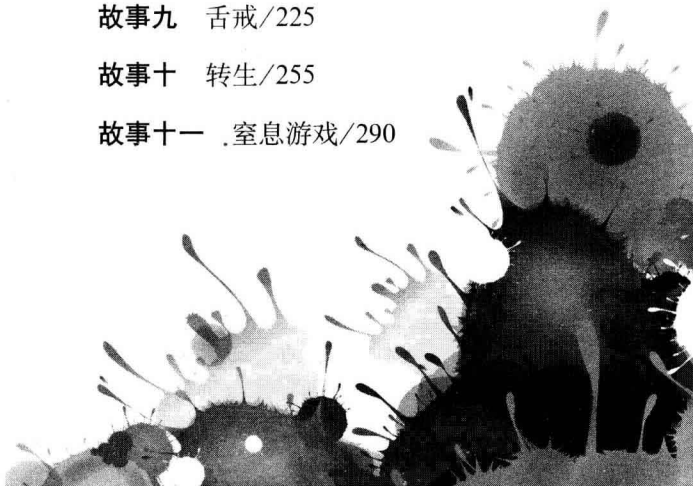
定 价: 54.00元 (全三册)

(若有质量问题,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 010-84409925)

目录

CONTENTS

- 故事一 香皮囊/001
- 故事二 怪物/043
- 故事三 人虫/064
- 故事四 理发尸/118
- 故事五 无路可逃/137
- 故事六 幽灵巴士/153
- 故事七 人形/182
- 故事八 这个男人来自地狱/206
- 故事九 舌戒/225
- 故事十 转生/255
- 故事十一 窒息游戏/290





故事一 香皮囊

文/漆雕醒

XINJINGHUN LIUJI DISIJI

ZHI SHENYE TUCHUN





两个女人。

一个已被时间遗弃，而另一个，正蒙受着时间的恩宠。

鹤发鸡皮的悲怆，青春韶华的张扬，带着岁月特有的印记，力透纸背。

丁松将两张照片并排放在一起，仿佛给两个截然不同的生命轨迹进行了一次人为交集——那个交集在这里，有一个特定的名称：

失踪。

这是两个失踪的女人。

于美岚，74岁。

孟欣欣，28岁。

于美岚失踪两个月，估计和她的老年痴呆症有关，拿着低保的她没有任何值得谋夺或绑架的价值，每年这样走失的老人实在太多，如果不是她的女儿李莉苦苦哀求，丁松其实是不太想接这个案子的。

孟欣欣失踪已经三年，却一直全无头绪——她在当地一所小学任体育老师，工作稳定，没有复杂的社会关系，那时她和恋人马斌正筹备婚礼，两人感情已有十年，相当稳定，不存在感情危机，更没有第三者插足，再加上她的银行存款分文未动，所以基本可以排除离家出走的可能性。

据马斌回忆，孟欣欣失踪前一切都很正常，还说在婚礼前会有一个“莫大的惊喜”送给他，可没想到，“莫大的惊喜”变成了“莫大的惊吓”，长达三年的寻觅无果，马斌却怎么也不肯接受现实，他坚信孟欣欣还活着，就在某个地方盼着他，等着他。

他的痴情和执著成为丁松无法拒绝的理由——在爱情已压缩成方便速食品的年代，面对这样的坚贞，谁又能不动容？

二

“我市西华山惊现陶缸木乃伊！”

“肉身不腐女尸，身份疑为尼姑。”

“宗教的奇迹？科学的奇迹？”

各大报纸都以最抢眼的版面报道了这则奇闻，其中一家报社还弄到了木乃伊的第一手照片，大幅登了出来，抢尽了风头。

丁松瞟了一眼照片，并没有特别的兴趣，在他的概念里，活着的



现在远比死亡的未来更重要，然而这无意的一瞥之下，他却愣住了，因为他发现木乃伊的右手有六根手指。

失踪的于美岚，右手也有六根手指。

丁松拿起报纸仔细端详，那木乃伊虽然干瘪，但面貌却保存得非常完整，照片也拍得很清晰——她和于美岚是有一点像，但仅仅是眼睛和嘴巴。

可于美岚是方脸，鼻子略有些扁平，而那具女木乃伊却是鹅蛋脸，高鼻梁。

得出这个结论后，丁松将报纸放到了一边，继续冥思苦想手上的案子。

然而整整一天过去了，没有丝毫进展，丁松完全没有办法集中精力，因为那木乃伊的影像总是像幽灵一样不断地出现在他的脑海。

丁松重新拿起了那张报纸。

女尸没有头发，盘腿而坐，双手半张，搁于双膝之上，穿着出家人的袍子，旁边有两只半人高的大陶缸。

丁松的眼睛紧盯着她的右手上——第六指所长的位置，长度，粗细，和其余五个手指对比高度，实在太像了。

他将于美岚的照片放在报纸旁边，拿着放大镜看看这边，又瞧瞧那边：人有相像是世间常情，但世界上绝没有完全一样的人，即便是双胞胎，每一个物体都是独一无二的，当然，包括一只独一无二的手。

丁松打了个寒战。

三

“尸体经过防腐处理，很难判断出确切的死亡时间，”张旭和摇头，“但绝不应超过三个月。”

张旭和是文物研究所的研究员，这次所发现的“陶缸木乃伊”被热心的群众当做“珍稀文物”直接送到了研究所，折腾一番后却发现这是一具货真价实的现代女尸，于是他们又将尸体交给了警方。

因在一次文物走私案中，张旭和与当时还是警察的丁松有过合作，听了丁松的来意后，张旭和爽快地揭开了“木乃伊”之谜。

“这是一个缸葬，再结合她出家人的身份，一点不神秘。”

“缸葬？”丁松皱起眉头。

“缸葬是一种古老的葬俗，在我们考古学上叫‘瓮棺葬’。曾是一种流行于黄河流域仰韶文化的墓葬形式，其历史可上溯至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在古人心中，圆缸象征着母亲的子宫，在缸里墓葬，就像是回到了母亲的子宫，意味着投胎或重生。后来缸葬渐渐成为佛教、道教常用的墓葬方式，这是由于‘缸葬’的密封性好，能让死者的肉身保持长久不腐，在缸内还可以保持打坐的姿态，而圆也可表示功德圆满之意。但缸葬在现代已经绝迹了。”张旭和说，“其实缸葬说白了就是咱们中国人制造木乃伊的方法，原理很简单，把尸身放入缸内，将空隙用木炭、包裹石灰粉的黄纸填满，再把缸密封，就达到了很好的防腐效果。听说过‘十大肉身菩萨’吗？”

丁松老实地摇头：“没有。”



“佛家认为，修行到最高境界的体现就是圆寂之后肉身不坏。这种不坏之身被佛家称为‘全身舍利’，能达到肉身不坏的境界的僧尼被尊称为肉身菩萨。”张旭和耐心地解释，“台湾弥勒内院的慈航法师和南京九华山双溪寺的大兴菩萨都是圆寂后缸葬的，由于肉身不腐，他们的尸身被后人塑了金身供奉在寺庙。”

“你是说，他们的尸体像佛像一样被摆放在神位上？暴露在空气里？”丁松大为震撼，“太不可思议了。”

“塑了金身之后，肉身是与空气隔离的，”张旭和说，“这并不奇怪，唐代贞元年间的元际禅师，他的肉身彻底暴露在空气中千年不腐，那才是千古奇迹呢！”

丁松挠挠头：“我真是孤陋寡闻，居然连听都没听过！那元际禅师供奉在哪儿？有机会可一定要去看看！”

张旭和叹了口气：“那你可跑得远了，元际禅师的肉身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被一个叫渡边四郎的间谍偷运到了日本，现存于横滨鹤见区总持寺，被小日本当成国宝了，不还给咱们中国呢。”

丁松怒目圆睁：“偷人家的还这么嚣张？！什么东西？！”

“据说元际禅师在圆寂前一个月开始禁食，吩咐门徒将他平日收集来的一百多种草药熬好，每天豪饮十多碗，一直喝到他圆寂，死后一个月，肉身不但不腐，还芳香四溢呢。”张旭和说。

“和这女尸有些像啊，”丁松若有所思，“难道她真是出家人？”

“她的内脏全部被取出，体内塞了数十种香料，除了常用的乳香、没药、丁香、豆蔻外，还有一些相当名贵的麝香、沉香甚至还有不少与黄金同价的黑松露，”张旭和说，“这可相当罕见，况且这么久了，尸体不但没有腐烂发臭，还充满异香，不管是科学意义还是人文意义上，都有相当的研究价值，只是涉及人命，我们也不能怠慢，

不过警方答应了，如果没有特别情况，案子结了就会把尸体交给我们研究。”

丁松将于美岚的照片递到张旭和眼前：“你看看她的右手。”

张旭和不愧为搞研究的，眼毒，立即发出一声“咦”，抓起了旁边的放大镜。

他的表情疑惑起来。

“是同一个人？她出家了？”

丁松苦笑：“是离家出走的那个出家，她有老年痴呆症，走失三个月。”

张旭和的眉头皱得像块疙瘩：“老年痴呆症患者怎么会懂得去坐缸？不，肯定搞错了。”

“有办法吗？”

张旭和想了想：“这样，我去找做头骨复原的同事，借他们的软件，把照片上的右手扫进电脑里，和我们存档的照片作个比对，看看有多少骨骼特征可以重合，那样我们就可以知道这只手和那手是不是属于同一个主人了，我觉得可能性不大，不过证明不是总好过无法证明。”

四

“见鬼了！”骂出这三个字的张旭和一脸见鬼了的表情，“除



头部骨骼以外，手、躯体的骨骼特征都吻合，你说这是不是见鬼了？”

“有一种可能，她做过整容手术。”丁松沉思了一下，然后说。

“年逾古稀的老人做整容手术?!”张旭和张大嘴。

“也许越接近死亡的人欲望越强烈，我们从来就不懂他们。但就这件案子来讲，”丁松说，“她先离家出走，后出家做了尼姑，弄到昂贵的香料和两口大缸，还做了一次如此彻底的整容手术！借用你的形容词，对‘古稀老人’来说，太匪夷所思了。噢，对了，她还得上做这些事之前治好老年痴呆症。”

“你到底想说什么？”

“这是谋杀。”丁松说。

五

“是同一个人。”法医曾天强下了结论，“你提供的头发样本里的DNA信息和尸体完全一致。”

曾天强是新人，丁松没见过他，原来的法医老黄已经离职——不过他答应丁松让徒弟曾天强帮忙。

他们约在警局对面的咖啡馆，丁松的眼神不自觉地游离到对面。

进进出出的穿制服的人。

恍若隔世。

不管吴莲如何刁钻势利，鄙夷他的职业，嘲笑他的贫穷，她都是他的妻子；不管张倩倩如何柔情似水，甚至可以为他而死，她都是一个真真切切的罪犯。

她杀了人，杀死了他的爱情，杀死了他的理想，也杀了她自己。

他的世界在离开警队的那一天完全坍塌了，之后是漫长无涯的黑暗，再之后是黑暗带来的不堪回首。

法律可以还给他法律上的清白，却无法洗去他记忆上的污点。

他换了住所，换了号码，想借此换掉人际圈子，但事实说明他所做的一切都是自欺欺人，这样做只是提醒他时时刻刻想起过去的点点滴滴。

历史是唯一不能抹杀的存在。

那些以为换一张脸就可以重新活过的人真幼稚。

坐缸女尼就是于美岚本人，她的面部在近期接受过下颌骨削薄术和鼻梁增高术。

“无外伤，CT显示颅内无出血，内脏都被取出，死因很难判断，不能肯定她是否是自然死亡。”曾天强说，“尸体的缝合很标准，用的是专业的手术结。”

“手术结?!”丁松扬扬眉，“能拍些照片给我吗？我想看看那种结。”

曾天强一脸为难：“这……不合规矩了……你做过警察，应该知道，那样我就严重违规了……”

“不过，”曾天强瞟四周，“那种结，我会打。”他侧身拾起一根落在旁边椅子上的长头发，用来演示着一个手术结的形成。

丁松目不转睛地看着。



“纯属个人想法，”曾天强打完后对丁松说，“懂得往肚子塞那些东西的人，懂得找专业人士来处理自己尸体的人，说她智商有问题，我一百个不信，说她心理有问题，我觉得可能性倒是百分之百。”

丁松立即表示赞同：“我可以百分之百肯定，这个智力没问题心理有问题的家伙，绝不是于美岚。”

“你是说，谋杀？”曾天强大吃一惊，“那些香料可价值不菲，这谋杀成本够高的！如果是这样，案子的性质就完全不同了！你凭什么这么肯定？”

“是啊！”丁松自言自语，“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想起一个人常说的口头禅，”曾天强望着窗外说，“任何行为皆有动机。”

丁松一愣，他当然知道那说的是谁。

丁松离开咖啡厅不足十米，便听见汽车喇叭在他身后猛响。

他回过头看见杨赫从车里走下来，那人沧桑感依旧，额上的细纹显示他的用脑过度：“过门不入，怕见我？”

他低声叫：“队长。”

杨赫说：“你一进咖啡厅我就看见你了，可我没叫你，知道我为什么在这儿等你吗？”

丁松沉默。

杨赫照着他的胸口不客气地捶了一拳：“破了吧？”

丁松捂住发痛的地方，恍惚中：“啊？”

“过去不就是你心里的一张纸吗？”杨赫冲他瞪眼，“你把它弄破了不就得了？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想回到过去，回到你们身边，我去过沙漠，我去了世界上最荒芜的地方，我活下来了，我还带了一颗种子回来，可我还在等它发芽，等它长大，等我有力量面对你们，然后我可以说，过去了。

以上的话仍存储于丁松的大脑，他什么也没有说。

杨赫瞄了他半晌，下了定语：“大病初愈。”

两人相对无言。

杨赫颇不耐烦地挥了挥手：“好，走吧。你记住啊，别以为不见面能避得了人情，世界就是一张网，每一个人就是一根丝，你不活在网里面就得掉下去！自己好好想想吧。”

杨赫开着车离开了。

对不起。丁松默默说，同时心情跌到谷底。

六

丁松走进酒吧。

酒吧的名字叫做“二的二分之一”。

二的二分之一等于几？

等于一。

丁松自问自答，成双成对的假象后面还是一个人的孤独，孤独的人借助成双成对的假象来糊弄自己。

究竟是二的二分之一，还是一的二分之一？



丁松看着杯中酒，一具身体装一副灵魂。呃，他打着嗝，同样，一个杯子只能装一杯酒。

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坐到了他的身边，脖子上绑着一条黑缎带。她说了些挑逗的话，丁松置若罔闻。

他看着灯光中那些闪烁扭曲的身体，青春的，张扬的，颓废的，迷茫的，想起解剖台上那一具。

这些皮囊里，填充物又会是什么？

一个熟悉的影子进入了他的视野。

李莉?!

她对面坐着的人更让丁松大跌眼镜。

马斌?!

幻觉？酒精带来的幻觉还是工作压力带来的幻觉？尽管这样想，他仍然朝着他的幻觉摇摇晃晃地走了过去。

然而胃肠翻江倒海，丁松一口吐了出来，把他的意识喷得到处都是。

七

丁松醒来时看见天花板上有一张脸。

他跳起来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犯了错误：那张脸并不在天花板上，而是在他的眼睛和天花板之间。

女人的年龄被妆容弄得很模糊，长发，瓜子脸，大眼睛，高鼻梁，属于标准美眉配置，因而美得没什么特色，丁松苦着脸，看着宾馆布置的房间和穿着浴袍的自己，暗道不妙。

女人看出他的心思，带着嘲意却善解人意地解释：“你昨天吐我一身，醉得不省人事，不知道你住哪儿，只好把你搬到这儿来，你的衣服和我的衣服都送去洗了，放心，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生，我不会讹上你的，你把房费和洗衣费付了就行。”

丁松心里道了声惭愧，红着脸问女人的名字。

女人说：“我叫真真，但不是真名，这种情况下真名就不必问了吧。”

丁松点头，真真从椅子上拿起一截黑丝带绑在脖子上，他发现她的脖子有一节特别宽大，尤其是喉结部分，一个念头闪过来，丁松惊出一身冷汗。

真真再次洞悉他的想法，苦笑道：“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不是人妖！只是一个美容手术的失败者，这里，”她指着自己脖子上的一圈，“是垫下巴用的填充物，掉下来了，现在取出来难度很大。”

“能整的我基本上都整了，割双眼皮，鼻梁垫高，削下颌骨，哦，还有矫正牙齿，隆胸，”真真故意说得大声，打量丁松的表情，“吓着了？瞧不起我了？”

丁松摇头：“没有。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真真眼圈红了：“要不是你们男人都爱俏，我至于落得今天这样吗？看着镜子，觉得自己都没了，你说这样有意思吗？”

“这属于医疗事故，”丁松竭力将话题重点转移，“整容医院应该承担责任，找他们打官司了吗？”

真真的表情古怪了起来：“找不到了。都烧了，人都找不到了。”